

最新美国畅销书

原名《大洋深处》
THE DEEP END OF THE OCEAN

诱拐

〔美〕雅克琳·米切德 著

林颖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诱拐

原名《大洋深处》

THE DEEP END OF THE OCEAN

〔美〕 雅克琳·米切德 著
韩 颖 译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诱拐/(美)米切德著;韩颖译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
ISBN 7-5059-3027-3

I. 诱… II. ①米…②韩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0504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:01-98-0372 号

书 名	诱拐
作 者	[美]雅克琳·米切德 韩颖译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大厂明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325 千字
印 张	13.7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0,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027-3/I·2287
定 价	20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

THE DEEP END OF THE OCEAN by Jacquelyn Mitchard

Copyright © Jacquelyn Mitchard. 1996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Penguin,
a division of Penguin Books USA Inc.

前言

1995年11月

十年眨眼而过。自从八月份那个炎热的清晨，贝丝把装满照片的信封放进抽屉里，直到那个秋季寒冷的下午，她把照片拿出来，一张张摆在桌上，十年过去了。

十年，而且是真正变化的十年。自从贝丝知道她的儿子本出了事，到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，整整一年了。如果算上本失踪后发生的眼花缭乱的事情，将近十一年过去了。就在几星期前，在十月份，一篇题为“本：尾声”的报道出现在《今日美国》封面版。这是一篇迟到的“一年以后”的报道，干巴巴地引用了几句仍愿与新闻界打交道的人的话。但并不是这篇报道使贝丝想起了那些照片。

她只是在一天早晨醒来后才意识到，她一定要看那些照片。

那天下着雨，很冷。十一月持续的阴天。由于害怕下雨，多年来，贝丝一到雨天就疯狂地去做一堆最习惯性的日常琐事。但那一天，甚至雨也没能阻止她去看那些照片。她急于要看那些照片，似乎这样就可以为拖了整整一页的一个长句画上句号。

贝丝把照片拿出来，只有十六张的一小卷，因为那时帕特用的是小气的英思特玛相机，这令贝丝很尴尬。她把照片扣着放下，就像是个老太太坐在窗边玩纸牌。

然后她闭上眼睛抚摸着一张照片。

照片没有震动，也没荷电，她所感到的只是一张柯达相纸，沾了一层灰，摸上去有种毛茸茸的感觉。没什么神秘的，贝丝松了

AAR 79/01

口气。这么多年了，信封封得很好，封口处封得严严的，好像是紧闭的嘴唇。上面盖了日期，抹花了，一个令人惊讶的预言。六月三日，年份。六月三日，一个星期六，因为在贝丝去参加同学聚会那天，帕特把相片丢在了商场的摊位上。当夏天快要结束时，帕特才记起把照片拿回来。那天他哭着走进房门，把照片交给贝丝，似乎期待着贝丝能够拥抱他，然后妥善地处理这一征兆来安慰他。

但是她双手小心地夹着照片，放到桌子上。她一直知道那些照片在哪儿，尽管这有时令人不太舒服。这似乎对她很重要。不过她一直不能确定为什么。比如，她打开抽屉拿剪报或地址签时，有时会瞥见那个信封。她动作很快，就像她以前路过戈雅的克若诺斯吃小孩的那幅画时，总是要加快脚步。她的祖母卡莉不知为什么要把那幅画挂在楼梯拐角处的墙上。她关上抽屉时会像当时把那幅画抛在身后时同样感到缺氧。

但她仍然有时会看见那个信封。有一两次，她的手指真的扫过了它。当他们收拾东西准备去芝加哥时，贝丝故意拉开抽屉，好像的确想把照片拿出来看看。

但她没有，还太早。不能看，也不能扔。对于本留下的其他东西，贝丝逐渐都能平静地扔掉或收拾起来。在几个令人窒息的雨天，贝丝甚至摔碎了些东西——一个八音盒和一个有花朵装饰的陶瓷画框。

她从未想过这样对待那些照片。毕竟，贝丝是一个摄影师，照片对于她像是护身符。但她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有一天她也许能够珍惜那些照片，尤其是最后在门廊照的那一张。时间的流逝，宗教或辞职可能会使本的最后形象成为她又苦又甜的喜悦——不，不是本的最后形象，而是她最后一次看见原先的本，她那开朗率真的儿子。她从未梦见过本，尽管她经常呼唤他。她哭泣着想，至

少她在睡觉时无需为本担心。有一天，也许是在她弥留之际，在她肯定她将忘记一切，肯定她不会再被迫捱过更多的日子时，她也许会经常想看那些照片，也许天天都想看。

因此她需要照片在身边，否则，她就扔掉了。在同学聚会结束几星期后她回到家时，这变得尤其明显。她注意到她是如何平静地丢了所有的东西，注意到钥匙、支票，现钞如何从她手中溜走，好像活的一样。贝丝站在厨房，拆开食品袋或叠衣服时，会想不起麦片或床单在哪儿。她学会了把这看作是一种慢性病，就像一场事故后变得有些跛。

只有当贝丝回想事情的发展过程时，她才意识到这种创伤是她故意作出的选择，而不是暂时蒙在眼前的雾，当她觉得能够看清楚时，就可以拨开。这种创伤是一种训练，一旦关于本或者那一天的记忆将要出现，她就教自己去想荒芜的学校里的杂草或吃得过多的辣椒。

贝丝知道她无法忍受那些回忆；她也知道，没有那些回忆，她的创伤无法治愈。因此她作出了这一抉择。现在看来这个抉择并无疗效。相反，她会设想自己活在一只易碎的碗的边缘，小心翼翼地避免她所想像的山崩的到来。

贝丝曾试图向她丈夫帕特解释这种山崩，以及战胜它的必要，但却失败了。

她曾像个傻子似的向他说起科尔萨科夫综合症，一种把记忆削成碎片的病症。这种病人通常是酗酒者，他可以对医生，对社会工作者滔滔不绝地谈论天气、健康情况和放在桌上的报纸的头版报道。但一旦医生或社会工作者离开房间，哪怕一分钟，病人就会一点也记不起遇见过谁，于是不得不从头开始介绍。

贝丝告诉她丈夫，这基本上就是她的感觉——事实上，是她所希望的感觉。她成了一个真正机械功能性的女人，对于不了解

4 诱拐 第一部

她的人，她看起来很正常。帕特却是眼看着她成为一个机器人一样的妻子和母亲，认为她的悲痛很不理智。帕特像一个正常人那样为本而伤心，好像他们的小儿子是死于癌症，或一些不再危及生命的疾病，如小儿麻痹症或白喉的突然发作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帕特经历了悲伤的各个“阶段”，就像表示同情的小册子里所写的那样。

贝丝做不到。她认为这种过程是不可能的，就像你把直发剪掉，希望能长出卷发那样。

贝丝想告诉帕特，她对本的感觉与那种悲伤相比就像是把一架双翼机比作一只蜻蜓。

贝丝知道什么是悲伤。贝丝十八岁时，她母亲得了一种由肾小球开始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症去世了。病情是以一种不合常理的速度发展的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天，她母亲吃过早饭，被救护车送回了家，晚饭后就被装进了棺材。真可怕。就像一次火车车祸，扰乱了贝丝的生活。

但那不是贝丝的过错。

贝丝并没有逗引病菌在她母亲的肾里生长，不是她的疏忽使疾病降临到她母亲身上。

失去母亲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旧痛，并不像是临近山崩的边缘。如果她胆敢面对失去本的真正感觉——理清混杂在一起的愚蠢、贫乏和真理（任何在生命中起决定作用的事都是在几秒钟内不可逆转地决定的）——贝丝知道她会出事的。而且她所害怕的是悲伤过后，收回来的思想仍然像以往一样渴望秩序和计划。

她可不喜欢那种感觉。当她突然意识到山崩将要爆发时，就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，渴望之上叠加着痛苦，压得她直不起腰。她一会儿想像着本是在壁橱里，一会儿又是在坟墓里。当他的名字出现在脑海里时，她的五脏六腑就会感到绞痛。本，钟声一样的

名字。

这时，如果没有艾伦或坎迪这些颇具说服力的人在一旁开导她，她就会像发高烧一样重新书写那一天，重新安排入场、出场以及情节的各个部分，重新表演对话，就好像是一位艺术家，可以为每个人填写对话。这期间，预示凶兆的隆隆声，冰川的移动声会在她头上滚过。画面在贝丝的脑海里飞快闪现，她抑制不住地要去想像一种方法来求回十分钟，也许四分钟，这样就可以回到行李车那里，回到局促不安地抱怨着的文森特那里，把本领回到饭店前台登记处。或者为了体验懊悔，就让那令人惊慌、沮丧的时刻发生。但是接下去要把录像带往回倒，快倒，看着本从杂志摊、旋转门，或者任何他去的第一个地方倒着向她走来，走到她怀里。圆圆的肚子顶着她的手，像他害怕或受惊吓时那样心咚咚地跳着，她几乎可以摸出他心脏的轮廓，就像卡通片里的罗德·瑞纳战胜了小狼一样。本闻起来像是红色的爆玉米花和爱尔兰的春天。如果他热了，身上就会有股味儿，像是自行车橡胶车把的味道。他还太小，是不会有荷尔蒙味儿的。她觉得她会打他，她会的，在山崩的时候，她会允许自己只使劲地打他一次，感觉他最喜欢的那条旧棉布短裤在她手下，感觉他圆圆的小屁股，很结实，像是能指出水来。

感觉本，安然无恙的本。

本在身边的真实感觉，与本不在的现实，反差如此之大，就像热与冷。那种反差能搅乱所有的事。这时，贝丝就会竭力去停止想像。

随后是斯多葛式的平静。她对一起工作的编辑是这样，有时甚至对家里人也这样。事实上，贝丝很欣赏她的创伤，认为那像勇气一样是一种风度，但只有她懂得这种创伤的弊端。她知道很长一段时间她真的不“爱”她另外的孩子，尽管她小心做到大部

6 诱拐 第一部

分时间对他们好，有时也还关心他们。她敢肯定，卡莉不会感到差别，在卡莉心中，贝丝一向如此。

但文森特知道，尤其是在贝丝去学校接他的晚上。贝丝会忘了她在哪里和要干什么。当她大汗淋漓终于到了学校时，天已经黑下来，文森特会在校门外踢足球，以一种大胆的蔑视的目光看着她。如果她对文森特还能有一丁点感觉，她肯定会被激怒。

然而总的说来，就这么过来了。她究竟放弃了什么，以保护她自己和她其他的孩子们免受伤害或更糟的事？是这些年小心翼翼的生活吗？

这不仅仅是场公平交易。

尽管她很清楚这些照片不会再令她害怕，但当她放下第一张照片时，还是感到了山崩来临前轻微的板块移动和要躲开山崩的冲动。

她压制下那种冲动后，突然意识到了她一直要从照片中寻找的究竟是什么，尤其是从最后一张，他们去参加聚会前拍的那一张。她意识到了她不愿扔掉照片的真正原因。

她意识到了她所寻找的是什麼，也意识到她并没有找到。

从任何照片中都没找到，不论是文森特在特里阿森钓鱼的那一张，还是从本拿着奶瓶喂卡莉的那张，尤其是从门廊的那张，更是一无所获。那是最差的一张，事实上只是为了照帕特的丁香花。照片是帕特成功园艺的记录，她和孩子们不过是陪衬。尽管如此，那一情景也永久地留下了。贝丝还想起她丈夫斥责文森特乱动。

但她现在看到实际上是本在动。

她可能会认不出他。到那时为止，贝丝已有很长时间没见过她儿子三岁时的照片了。确切地说，这是一张她从未真正了解的孩子的照片。不是她的小宝贝本，而是她刚刚遇见的小男孩本。

她盯着照片，希望她能以一个好摄影师的眼光来看。那是吉尔，帕特十九岁的表侄女。她上学时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帮些忙，比

如帮贝丝拿相机和包。吉尔留着长发，看上去像一个开朗的小嬉皮士。那是卡莉，一张小小的婴儿脸，下面是以红色、蓝色，黄色的船形镶边的裙子。文森特还长着金发。他现在可是一头浓密、犹如熊毛般粗硬的棕发。贝丝都忘了她的大儿子曾长过金发。

但本的脸，却是一片模糊。

贝丝犹豫着，像取圣餐那样从抽屉底部取出本的照片。照片很不清楚。尽管贝丝能清晰地看到本的胳膊上有很多雀斑，他的腿又长又结实，虽然还没有到上学年龄，但他的脸……你所能辨别的只有他的嘴是张着的，他当时在说话。但本的轮廓却难以看清。没有任何预言。尽管贝丝现在已经稍稍改变了，她过去的信仰都放弃了，她还是或多或少地期待着某种预言。

贝丝曾经是报社摄影师和摄影编辑。大学毕业后她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职业者。由于有着学者们所写的那种性格，贝丝看到她所编辑的照片里的人，后来很多都有了麻烦。穿着新军装带着新剃须刀的士兵、站在铁船舷边，穿着厚衣服，行李放在甲板上的移民、牛仔和飞行员。

她有时觉得从那些弄脏的照片上，能看出一种暗示，一种恶运将临的预兆。她认为从人们的表情中可以找到线索。是脆弱吗？还是照片的纹理中透露了相片中人将要离开的消息？为了印证她的理论，她曾拿给帕特一张照片，那是一个水手的老照片。经过风风雨雨的一生，他在一个大晴天高高兴兴地出航时，淹死了。她问帕特：“难道你看不出他的命运是安排好的？”

帕特耐心地向她解释她是着魔了。悲剧发生前没有人能有预感，神经脆弱的人才会相信预感。像他姨妈安吉拉那种生下来就当寡妇的人，才会说什么脚和臀部先生出来的婴儿，或者电话响两次就停，不吉祥之类的话。“你能从还是年轻律师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脸上看出，他将来会当总统，会被暗杀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贝丝说，“我能。”

“我姐姐音乐班上的小孩儿艾利克，你能从他在报纸上的照片里看出，他将在参加毕业典礼的路上被拖车轧死吗？”

“完全正确，”贝丝说，心想他怎么会看不出来。但帕特只是叹了口气，说她是“忧郁的爱尔兰人”，家庭内部灾难的晴雨表，稍有风吹草动就会直线下降。

贝丝曾经相信很多这种事——征兆，警告。比如，地震前水池里的水，会按顺时针方向流进下水道。她十七岁时，曾相信如果从狼街到曼黑姆一个红灯也没遇上，到家时她母亲就会告诉她，尼克·帕拉底诺给她打过电话。如果不相信上帝，她也相信圣人，至少他们曾经是人。她的全部历史和生命都建立在运气、梦和预感上。

在本失踪的那一天，所有这些都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了。

没有任何警告，一点都没有。

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首 年销量百万册 好莱坞购得拍摄权 独特的心理描写与对白 美国文学新热点，再叙人间真情

“一部风靡一时的小说……一部绚丽多彩，感人至深，同时也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品，米切德在她那惊险的故事情节中注入了有关亲情，有关家庭关系，真实而坦率但却有几分令人尴尬的心理活动的描写。这是一个普通的故事，它讲述了创伤对个人和家庭所产生的影响：这是一次对个性产生过程的深刻剖析，同时也是一个苦难中通过挚爱而获得新生的寓言。引人入胜，催人泪下……足以与《善良的母亲》相媲美——一部一读起来就放不下的书。”

——美国《出版家周刊》明星评论

“《诱拐》将其每一个细节都烙入了读者的心灵深处。它既是抒情的，惊险的，也是一个无以伦比的精彩故事。我多么希望这是一个我写的故事。米切德女士是小说界一位天赋极高，才华横溢的新秀。”

——卡亚·席本斯

“如果在开始读这本书之前，你还有什么事需要去做的话，最好先把它做完再说，因为一旦开始阅读你就再也放不下这本书了。《诱拐》文笔精妙，扣人心弦，富有人情味，它讲述了一个陷入极端困境中的普通人的故事。”

——朱迪斯·威奥斯特

责任编辑 李金玉
戴 东
封面设计 赵小贤

第一部

第一章 贝丝

1985年6月

“我只喜欢小宝贝，”贝丝对她丈夫说。他们正把塑料袋、尿布袋、行李包、相机包和贝丝的又大又旧的贝克富德反光镜堆在厅里。

当帕特厌烦地看着她时，她很吃惊，但是她知道帕特不想吵架，不想在周末全家出行前找麻烦。

她打算带着所有的孩子去芝加哥，参加第十五届高中同学聚会，此外在那儿还有工作要干。她的这个计划在帕特看来傻透了。

只要她坚持，最喜欢独处的帕特倒也不会勉强她留下。也许帕特正盼着四十八小时的单身生活呢。他可以晚睡，可以在餐厅关门后去隔壁米奇那儿玩弹子戏。他要是敢争论，贝丝完全可能会一赌气把本或文森特留给他。不过，他的脸色还是很难看。令贝丝感到惊讶的是，只要她说些令帕特吃惊的话，帕特就真的会吃惊。“为什么？”他终于问，“你不假思索就说出这种话，而你又不真的这样想，再说文森特可能会听见的。”

“我是这样想的，”贝丝说，“真的，我真这样想。”而她心里想的却是：这样既可以令帕特难受，而且也好玩儿。

事实上，文森特并没听见贝丝的话。他正缩在沙发的一角看录像《下巴》。帕特非要把片中的血腥场面都剪掉，气得文森特直

皱眉。如果他还是七岁，可以被原谅的话，他就要撅嘴了。他不想坐车去任何地方。他觉得去饭店和吉尔在大游泳池游泳，而他妈妈去看老朋友，听起来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他想呆在家里和阿来克斯·肖一起玩。他还想和爸爸一起去餐厅。今天早晨他已经跟贝丝说过八次了。

“你不能跟爸爸去餐厅，”她终于发火了，心想如果他再求她一次，她会不会真的动手打他，“爸爸要工作。”

帕特替他叔叔奥吉经营着一家餐厅。文森特曾与帕特一起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星期六的夜晚。那一晚可是迄今文森特生命中最美好的经历。文森特之所以能去是因为贝丝感冒了，卡莉才几天大，而且一个保姆也找不到。贝丝跟文森特做的最伟大的事，不过是让文森特跟她一起去电影院拍剧照，保罗·纽曼握了他的手。这跟文森特在卡帕多拉餐厅度过的神奇之夜相比算不了什么。那晚他白头发的爷爷奥吉驮着他到处走。他坐在光亮的吧台上，爸爸还给他安巧维橄榄吃。

“妈妈那时病了，”贝丝强迫自己耐心一些，事实上她希望文森特能觉察出她已经快让步了。“妈妈现在好了，我们打算一起去芝加哥，你可以看见艾伦阿姨，而且我需要你帮我照看本和卡莉。”

“我讨厌本和卡莉，我讨厌不得不做那么多事，我就不去换衣服。”文森特一下趴到沙发上，贝丝想要拉起他，却像拉死人似的那么沉，最后只能是把他拽到了房间中央的地板上，这可是文森特的绝招。

贝丝知道文森特恨她。她认为这是由于直到文森特四岁多了，已经懂得了作为她唯一爱子的好处后，她才生下了本。文森特喜欢本，他也喜欢卡莉那贝壳似的小模样。对帕特，文森特怀有一种可笑的、情人似的钟爱，几乎令贝丝可怜这个孩子。但是贝丝知道她的大儿子只把她当作食物来源，有时也当作一个玩具。当